

John Crow

一个文明的
哀伤与荣光

Spain:

❖ The Root and the Flower ❖

An Interpretation of
Spain and the Spanish People

[美] 约翰·克罗……著

庄安祺……译

西班牙的
灵魂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的灵魂：一个文明的哀伤与荣光 / (美) 约翰·克罗著；庄安祺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7

书名原文：Spain: The Root and the Flower: An Interpretation of Spain and the Spanish People
ISBN 978-7-5217-3022-7

I. ①西… II. ①约… ②庄… III. ①文化史—西班牙 IV. ①K55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63375号

Spain: The Root and the Flower: An Interpretation of Spain and the Spanish People
Copyright ©1963, 1975, 1985 by John A. Crow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文化)授权

西班牙的灵魂：一个文明的哀伤与荣光

著 者：[美] 约翰·克罗

译 者：庄安祺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插 页：8

版 次：2021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6170

书 号：ISBN 978-7-5217-3022-7

定 价：98.00元

印 张：16.75

字 数：377千字

印 次：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西班牙人民

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他们的文化着迷

这本书从文明的初期谈起，讲述并解读西班牙文明的历史。章节内容涵盖了罗马人、犹太人以及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发展，并且特别关注西班牙艺术、文学、建筑及音乐。虽然我在书中谨慎地呈现了佛朗哥政权与今日的民主，我并没有试图以时下流行的或记者的视角来描写当今的西班牙。本书的写作旨在分析那些引领西班牙人起起伏伏的主要潮流。本书将不会罗列所有的西班牙国王、女王及大臣，也不会详述这个国家所经历的每一场战争与政治变革。本书所讲述的并非正统历史。历史通常强调政治事件，我则注重于发掘引发这些政治事件的潜在情感与风俗习惯。

我在1928年首次造访西班牙，当时是由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独裁政府掌权，而阿方索十三世仍是国王。那次之后，我多次回访，并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了从马德里大学取得哲学与文学博士学位而在西班牙长住了两年。在西班牙的这段时间内，我结识了许多西班牙的顶尖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阿梅里科·卡斯特罗 (Américo Castro)、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 (Ramón Menéndez Pidal)、佩德罗·萨利纳斯 (Pedro Salinas)、何塞·莫雷诺·比利亚 (José Moreno Villa), 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士。在我形成自身对于西班牙文明的看法的过程中, 他们所有人都厥功至伟。当然, 除了我本人以外, 没有人需要为本书所发表的任何陈述或见解承担责任。

约翰·克罗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序 言	III
第一章 斯土斯民	1
第二章 黑暗的开始	29
第三章 十字架、新月与星星	59
第四章 基督教王国：十字架与剑	97
第五章 中世纪的城镇生活	137
第六章 西班牙的文艺复兴	169
第七章 黄金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195
第八章 黄金时代的文学	221
第九章 黄金时代末期的艺术	255
第十章 波旁王朝	275
第十一章 西班牙的主要思潮（1870—1931）	309
第十二章 第二共和国建立的政治及社会背景	343
第十三章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9）	365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斗争 389

第十五章 烈士谷 411

第十六章 佛朗哥的政绩：秩序与进步 439

第十七章 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美梦难圆 475

大事年表 517

注 释 521

斯土斯民

这片土地是主的乐园。

——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52—1284 年在位）

西班牙就像一座从海面上升起的宏伟城堡，全境四面环山，在这些高耸的花岗岩墙内是城堡的庭院——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广袤高原。有些高山终年积雪皑皑，因此名为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意为“冰雪覆盖的山脉”），这个名字后来也被西班牙人带到美国。西班牙的山大多荒芜孤寂，地势蜿蜒崎岖，常见高耸的陡坡；人迹罕至，树木少得可怜。最美的景色是在日出或日落之际，大片玫瑰红或丁香紫的光影覆盖山脉，散发雄伟壮丽的宁静。

在古人眼中，西班牙的形状就像平铺在阳光下的公牛皮。这个比喻虽恰当，却未说明这片土地高低起伏和锯齿形的特征。整个国家遍布错综复杂的山峦，朝四面八方延伸，因此分隔出独特的地域。就连中央的卡斯蒂利亚高原都被横贯内陆的山脉分割为更小的一块块土地。首都马德里位居全国的地理中心，和北方的瓜达拉马山脉

(Sierra de Guadarrama) 仅距离 35 英里^[1]，从瓜达拉马山脉通往北方的最低隘口海拔达 4 700 英尺^[2]。旅人在西班牙很少会看不见山，它们是“伊比利亚土地”地貌中最典型的特征。

因此，西班牙地理统一是一种幻想。这个国家在地图上看似紧密，但多少个世纪以来，各个地区都彼此隔绝。如今虽有火车飞机，减少了这种互不往来的情况，但西班牙的交通仍然比意大利落后。这个国家紧凑的国土在地理上被分为更小的地区，分区与半岛在古罗马时的地域大致对应，与中世纪的小王国的分界更为贴合。这些独立的区域，每个都有地理、气候、文化、心理，甚至语言上的差异。很多地方的儿童自幼只会讲当地方言，直到入学后才学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3]。在巴塞罗那大都会区外几英里之处，住有数千名没上过学的乡下人，他们不懂西班牙语。他们的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他们为此自豪，而且也不想要学其他语言。

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堪称 20 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小说家，他是巴斯克(Basque)人，海明威也称他为“大师”。他在上学后才开始学习卡斯蒂利亚语。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语言风格古怪而泼辣。

我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作的困难，[他在自传中写道]并不是因为任何文法的不足或缺语法结构。我缺的是拍子，是风格的韵律，而这让首次摊开我的书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

[1] 1 英里 ≈ 1.6 千米。——编者注

[2] 1 英尺 ≈ 0.3 米。——编者注

[3] 卡斯蒂利亚语即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西班牙语。——编者注

它们有些地方不对劲，这是因为书里有一种呼吸，有一种停顿的方式，并非卡斯蒂利亚的语言所有。¹

有时，在谈到西班牙边远地区居民的语言和看法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呼吸而已。有个真实度颇高的古老说法：西班牙人首先效忠于他的 *patria chica*，即他的故土或原乡。如果问他来自哪里，答案几乎总是：“我是加利西亚之子，我是格拉纳达之子”（*Soy hijo de Galicia, soy hijo de Granada*），或是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莱昂（*León*）、纳瓦拉（*Navarre*）、阿拉贡（*Aragon*）、卡斯蒂利亚、巴伦西亚（*Valencia*）、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或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之子。也许在那之后，他愿意做个西班牙人。如果今天针对加泰罗尼亚（首府是巴塞罗那）独立问题举行公平的公投，恐怕没人能预测会有什么结果。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之时，“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依旧存在，这个地区的自治权一直是个冲突议题。因此，多少个世纪以来，卡斯蒂利亚人不断努力巩固国家的地位，却一直受到优先忠于原乡之心理的阻碍。尽管如此，我们今天所说的西班牙的核心精神，还是卡斯蒂利亚的精神；但是苹果核并非果实，果核内有的只是保护性的纤维和种子。

为厘清真相，我们必须指出，虽然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区管辖的省份热衷于分离主义，但在其他地区，这种想法并没有如此强烈，而卡斯蒂利亚的政治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地方性的执拗在这些地方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譬如居民的文化、心理和习俗。无论西班牙人设计出什么样的国家政府制度，这种过度的地方主义都是西班牙政府最基本的弱点之一。西班牙好几个世纪都没能有一个

固定的首都，可见其分裂的程度。巴黎和伦敦分别是法国、英国立国以来的中心和首都，可是西班牙的首都却不断更迭，充当过首都的有托莱多（Toledo）、莱昂、布尔戈斯（Burgos）、塞维利亚（Seville）、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塞哥维亚（Segovia）等等。腓力二世（Philip II）在1561年把首都由托莱多迁到马德里时，马德里只是一个还在发展的乡村小城。不过，此时西班牙的性格已形成，地域忠诚的观念也已固定，新首都的人口尽管有惊人增长，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西班牙强权走向没落。

西班牙的气候和它的地形一般多样。西北部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湿润、青翠、云雾弥漫，和南部亚热带安达卢西亚的差异，就像佛蒙特州和得克萨斯州一样悬殊。加利西亚宽阔蔚蓝的峡湾与卡斯蒂利亚干枯萎缩的河流、阿维拉（Avila）的阿达加河（Adaja）、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河（Manzanares）相去甚远。格拉纳达肥沃的平原，和塞哥维亚的红棕色草原或水汽落下干得比女人眼泪还快的穆尔西亚（Murcia）周边一带的不毛之地都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不过，西班牙可分成两个主要的气候带，北部周边地区（比利牛斯山脉和坎塔布里亚地区）构成了凉爽的潮湿带，而辽阔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则是歌谣和故事中干燥又“阳光灿烂的西班牙”。这个分野在植物方面，最显著的就是南方有夹竹桃和角豆树，而在北方通常见不到。

卡斯蒂利亚的中部高原约占西班牙总面积的六成。高原的海拔在2 000英尺至3 000英尺之间。卡斯蒂利亚高原不仅是西班牙的心脏，也是西班牙的堡垒。这片土地十分干燥，山峦没有树，平原没有水，空气干净稀薄，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正如谚语所说的：“9

个月的冬天和3个月的地狱”。隆冬时节，由瓜达拉马山往马德里吹的寒风，让站岗哨兵冻成冰。在一年中的任何月份，马德里的阳光和阴影都可能是冰火两重天。高原空气就像是稀薄气体，能迅速反映出冷热变化。

卡斯蒂利亚处处给人一种巍峨开阔的感受。这个地区赋予西班牙坚毅的性格、原始的韧劲、对痛苦和折磨的忍耐，以及活力和质朴。卡斯蒂利亚荒凉坚硬的土地是其居民的象征，这里以前有许多城堡（也因此得名），如今则充满石砌的围篱和荒芜的景色，空旷而寂静。西班牙谚语说：“在卡斯蒂利亚几乎没有鸟儿可栖的树枝。”古代茂密的森林早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房屋和篱笆现在都是由石头所砌，稀疏的树木大半是圣栎，一种不起眼的矮小野生橡木。到处都是岩石，花岗岩形成的山脉，经过冲刷和侵蚀的田野，放眼望去尽是乏善可陈的朴素。

西班牙的优美史诗《熙德之歌》（*The Poem of the Cid*）中，因崇高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而家喻户晓的战士英雄熙德，就是卡斯蒂利亚人。他的同乡还包括把摩尔人赶出塞维利亚的“圣人”费尔南多三世（Fernando III the Saint），以及费尔南多的儿子“智者”阿方索十世（Alfonso X the Learned），这位知名的学者国王将当时最聪明的人（摩尔人、希伯来人和基督徒）都延揽到自己身边。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之妻天主教徒伊莎贝拉（Isabella the Catholic）是卡斯蒂利亚人，西班牙作家中最闻名遐迩的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也是卡斯蒂利亚人。西班牙伟大的文学同样属于卡斯蒂利亚，哪怕作者来自其他地区，用来写作的也是卡斯蒂利亚语。

卡斯蒂利亚还是西班牙交通系统的关键。位于卡斯蒂利亚高原中心的马德里，是全国所有公路铁路和航空路线的枢纽或轴心，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所有路线都从马德里出发。西班牙铁路的舒适性或现代化程度从不出色，但在今天，尽管其设备老旧，确实还是能联通整个半岛的多数地方。

从马德里进入加利西亚或坎塔布里亚区的铁路，逐渐离开卡斯蒂利亚高原，稳步爬升，穿山越岭，像钢蛇一般蜿蜒扭曲，钻入泥土和岩石中。这一段路隧道无数，乘客的瞳孔几乎来不及适应光线，火车就突然再度钻入穿透另一座山的黑暗洞穴迷宫。火车必须行经的这些曲折隧道，和有时需以蜗牛速度费力穿越的危险山岩，说明了半岛外围地区交通的不便。

1848年，西班牙开通第一条铁路，由巴塞罗那前往马塔罗（Mataró）；第二条是1851年由马德里到阿兰胡埃斯（Aranjuez）的路线。西班牙人在火车的发展上晚了几年，就像他们在几乎所有其他的工业文明产物的发展方面都晚了几年一样。不过，西班牙人对铁路是何物并非全然无知，因为早在1830年就有西班牙语书（自然是在伦敦印制）刊载了新蒸汽机车及其车厢的草图。这本书里有一幅海港的画，其中有工厂正在冒烟，工厂前面是一个方形的钢制小箱子，同样也喷着烟；后面跟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车厢，各自隔开至少1码^[1]，车厢间的空白处则是链条。如我们所述，直到18年后，西班牙国土上才出现了真正的火车。这比英国人拥有第一条蒸汽铁路晚了23年，比美国晚了18年，比毗邻的法国也晚了18年。

[1] 1码=0.9米。——编者注

有些西班牙人免不了想用铁路连接西班牙与法国，但许多人对法国在 1808 年和 1823 年的两次入侵记忆犹新，因此对这个建议的反应并不热烈。其实，西班牙参议院曾于 1842 年讨论在潘普洛纳（Pamplona）与法国之间兴建普通公路，当时有位参议员西欧奥尼将军（General Seoane）大力反对。将军说：“通过伊伦^[1]建筑公路缺乏远见，非常缺乏远见，西班牙人为此哭泣，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再有哭泣的理由。”另一位参议员冈萨雷斯·卡斯特洪（González Castejón）反应更激烈，这位先生说：“我一向主张，无论任何理由，都绝不能把比利牛斯山夷平；相反，我们该在现有山脉上再加上其他比利牛斯山才对。”西欧奥尼将军补充说，要他投票支持这种不法行为，他干脆先辞职。近 40 年后的 1881 年，一本谈西班牙军事问题的书指出：“任何隔离我们的做法对我们都有益处，我们已经向法国开放的一些门户，应该火速关闭。”²

法国和马德里之间的铁路直到 1860 年才开通，而马德里和西班牙第三大城巴伦西亚之间，直到 1947 年都没有铁路连接。有一则历史逸事是，在 1814 年发明蒸汽机车的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曾在 1845 年秋赴西班牙，考察马德里与法国之间预定开发的铁路路线。斯蒂芬森和陪同他的工程师都见识了西班牙政府一贯的虚应故事，他们在首都虚掷了几天之后觉得无聊，打算离开。这时西班牙人邀请他们去看斗牛——永恒的斗牛。斯蒂芬森传记的作者写道：“但这并非他们此行的目的，因此他们委婉地拒绝了这项荣誉。”斯蒂芬森和同伴们离开了西班牙，铁路

[1] Irun，法西边界的小城。——译者注

也没有建成。

西班牙不仅是城堡，实际上，它也是一座岛屿。这个国家的孤立众所周知，它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非洲，而是两者之间的中途站，兼具两者的特质。由于摩尔人的血统，西班牙不再算是欧洲。“非洲始于比利牛斯山”说得再贴切不过，它简单明了地表达了西班牙半东方的异国特质，这是西班牙人民和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必须谨慎地说明，这里提到的非洲不是以黑人为主的中南部非洲地区，而是北非，是伊比利亚人、属于闪族的迦太基人、犹太人，以及由说阿拉伯语的诸多族群组成的摩尔人的古老家园。这些民族和文化群体都把心血倾注到西班牙这漏斗中。高耸的比利牛斯山脉封住了这个漏斗，将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比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的封锁效果更强。比利牛斯山的平均海拔实际上比阿尔卑斯山还高。无论如何，孤立是西班牙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山、海拔或岛屿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名字往往有助于了解其人民的心态和历史。西班牙最初被称为伊比利亚，这是（非裔）伊比利亚居民给这片土地的名字，据说是由伊比利亚语中的河（Iber）衍生而来。这些沙漠居民抵达西班牙后，认为这个国家是大河之地。对居住在沙漠中的伊比利亚人来说，任何小溪都可能让他们感动莫名，他们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史前时代就已来到西班牙。希腊人约在公元前600年来到西班牙，称这个半岛为 Hesperia，意思是“夕阳之地”。迦太基人约在公元前300年来到此地，称这里为 Ispania（来自 Sphan，“兔子”之意），意思是“兔子之地”。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胆小的长

耳生物出现在了伊比利亚早期的钱币上。罗马人一个世纪后才到达此地，直接沿用了迦太基人给这里取的名字，称之为 Hispania。后来这成了这个国家现在的西班牙语名字 España。由此衍生出形容词 Hispanic，以及 español、hispano 等词。就这样，由于罗马人和他们的语言，兔子赢过了夕阳和河流。

兔子从不走直线，也不以稳定的速度移动，就像西班牙人一样。它跳跃的节奏快速但断断续续，先朝一个方向猛冲，然后再往另一个方向猛冲。西班牙的兔子一向数量繁多。塞万提斯在讲述堂吉德和侍从桑丘的旅行时经常提到它们。炖兔肉是西班牙乡村的主菜之一。形容骗术高明的西班牙谚语是“拿猫冒充兔子”（*dar gato por liebre*，意思为以次充好）。在马提雅尔^[1]的时代，野兔被认为是四足走兽中的珍馐。走在西班牙乡下，野兔时时可能出现。谚语有云：*Donde menos se piensa, salta la liebre*，意思是兔子会在人不经意的地方跳出来，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出其不意。几个月前，我参观了离科尔多瓦（Córdoba）数英里远的摩尔人宫殿麦迪纳·阿萨哈拉宫（Medina Azahara）。在这曾经令人啧啧称奇的摩尔艺术品的废墟上，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坡，点缀着几株细瘦的橡树和橄榄树。我们正在欣赏景色，聆听两位科尔多瓦人颂扬已逝的科尔多瓦偶像马诺莱特（Manolete）无与伦比的美德与优雅，几只野兔突然由草丛跃出，急急跃过山坡。两位科尔多瓦人暂时收住话头，其中一位说：“那些山坡上都是染上狂犬病的野兔，现在没人敢吃它们，这是全国性的流行病。”接着他们又回头聊马诺莱特的事。这整个景

[1] Martial，罗马时代诗人，出生于西班牙。——译者注

象就是今日西班牙的象征，狂热而饥饿，但依旧兴奋地谈论斗牛，或过去的一些胜利，一些古老的荣耀。

西班牙处处是动人的美景。加利西亚云雾缭绕的翠绿山脉和美妙的宽阔峡湾，卡斯蒂利亚荒凉的岩石，格拉纳达汨汨的喷泉和引水浇灌的肥沃平原，巴伦西亚和塞维利亚的柑橘园，围绕着托莱多曲折蜿蜒的塔霍河（Tajo River），每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的非凡之美。还有宏大，一种辽阔和高远的感觉。西班牙唯一让人觉得小的地理景观是河流。无论伊比利亚人怎么想，西班牙的河流都微不足道，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沿干燥岩石河床底部流动的涓涓细流。即使是在古代和16世纪让内陆城市塞维利亚成为最重要港口的著名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也只是泥泞的丑陋河流，不适合航行，也不赏心悦目。1846年看过这条河的大仲马，在给那位身份不明（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法国女士介绍他在西班牙的冒险时所写的一封迷人书信中，贴切地描述了这条河。

夫人，您或许对瓜达尔基维尔河有非常错误的印象，因为从没见过这么多水的阿拉伯诗人把它捧上了天，而根本没见过它的法国作家相信了阿拉伯人的话。没错，西班牙作家大可揭露没那么诗情画意的真相，但这是他们国家唯一大到可以行船的河流，他们何苦口诛笔伐？我们抵达河边，发现在低地和乏善可陈的河岸之间，滚动着的一大片不是水，而是液态的泥，其颜色和质地像牛奶巧克力，即使风味不是。我们抓耳挠腮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困惑又失望。³